

叛逆者之歌

沈鹿
起地
予亘
譯作

本書屋誕生於抗戰炮火之中，慘淡經營，四年以還，爲支持大後方文化事業竭盡棉力。現抗戰勝利，亟待和平建設，本書屋鑒於文化教育之發展，有關國家之近代化至鉅且大，故雖明知收復區經濟枯涸，郵運未暢，文化工業之展開尙非其時，但仍不辭艱困，自渝遷滬，繼續出版工作。今後當一秉過去抗戰時代之奮鬥精神，爲未來新文化之建設努力，盼國內同業讀者多予指導愛護是幸。

作家書屋謹啓

叛逆者之歌

作者 鹿地 亘

譯者 沈 起 予

發行人 姚 蓬 子

發行所 作家書屋

上海中正路六一〇號

重慶辦事處 民國路一〇二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重慶 成都 西安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滬一版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午前九時，在空襲警報中，廖濟寰同志伴着照像的來了。

「準備好了麼？卡車在公路上等着，拍張紀念照，便馬上出發罷了。」

人們的臉上露着光輝。是抑壓着橫溢的血氣的緊張表情。這正是我們「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桂林支部第一工作隊」在東亞解放的火線上印下歷史足跡的光榮的出發之時呀！爲了歡送而全武裝起來的辦公室林上校，表現出一種難於抑制的感動，走來向我握手，並返復地用細小的聲音說道：

「真慚愧！我真是在諸君面前感着慚愧！祇要是我的腳不是這樣的話……噫，可惜。祝

諸君成功罷。在下次出動的時候，我一定要一道去的。」

林上校望着他那一星期前，在到桂林城內的夜路上跌下坡去挫扣了的腳頸上的綳帶，不斷地這樣惋惜着。

在前園的大樟樹下，緊緊繫上軍服的出動部隊站在前列，留守部隊則圍繞着他們，站着後面。

「鹿地先生！軍裝真合適咧。呀……看得出是一個部隊長。」甯部同志不斷地這末喧鬧着。

紀念照拍過了，而警報却尙未解除。但也聽不出敵機的聲音。於是我們出發了。林上校不聽我們勸阻，也拄起拐杖，直送到公路上的車傍。

「後方的事緊緊拜託了。你們的組織運動也是有重大責任的。我們前後兩方作一個爭取新同志的比賽罷。」

從車上，我這樣向他們說，於是下面的留守部隊很有自信地向我回答，說：「請放心罷！」「決不示弱的！」

「諸君，祝你們成功！」林上校滿面浮着看見打扮得過分了的東西時的羞忸的微笑，用顫動的調子向我們告別。

「請好好地保重罷！生病可不行的！不要忘了包點東西回來呀！」

女同志淺野公子也一面把香煙包和糖盒子遞給車上的同志，一面溫柔地這樣激勵着。

「不要就心，準給妳帶回許多虱子來。」

「那可使得不得喇！哈哈……」

大家都一起大笑了。原來，在昨天午夜，我問她是否也想到前線去，她即刻點頭了。「會有子彈飛來的呀。」我說。「不要緊的！」「那是駭人的啦。」「我一點也不怕！」「那末，就去好麼？」「噯，祇要不拖累大家的話……」見她那種燃燒着期待的眼睛，於是我想讓她去試試也好。但在旁邊的鮎川同志却反對了：

「女子在身體上是吃不消的。沒有什麼事還罷，但萬一若遇到了突擊的話，那可就討厭了。戰爭這傢伙究竟怎樣變化，完全是不知道的呀。」

「因為我是女子……就這末瞧不起我！」她黑下臉孔，抗議了。

「不，這……並不是怎樣瞧不起妳……」我笑了起來。

「是的。這回還是第一次的試驗，看結果如何，待下次再去試試好了。」

在這計劃決定了的時候，全體人員都是這末爭着參加的。那是二十一日午後的事。從前方行營參謀處吳處長那兒打來了電話給我，希望我伴着同志們前去幫助。於是即刻開了總會。對於人的選拔，同志們完全付託與我，大家都因內心期待的緊張而寂無聲息。

「說起來，這一行，是完全決定本同盟的價值的試金石……所以有病的人，當然是希望客氣一下。源同志，松山同志請留下來罷……」

但因脚氣而不能自由行動的源同志，却一下現出失望的臉色：

「不要緊的，先生！源已經能够走動了！」聽着要向前方出動，他原是首先拋掉拐杖，而幾乎發出「對呀，機會來了！」這樣的歡聲的。

「什麼叫不要緊！這與到桂林去喝茶是不同的呀……」

「我懂得！誰稀罕你講這廢話！」

「源君，你一到晚，不是腳還站不起麼！」

「我說過，不要緊！」源跳起來反駁了，但我抑制着他們，使他們寧靜下來。

「知道了。但是源同志還以身體爲理由而常常不出席晚上的研究會啦。假如身體回復了，就首先從出席研究會開始罷。這次就留在後方……」

不大喜歡研究的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甚覺委屈似的，無言地把頭埋下了。

其實，後方的工作也很重要：機關雜誌應無停滯地發行，並加以充實；收容所內的俘虜應加以教育和組織的工作。同志們對於這種呆板的工作，也是應當以剛纔那種熱情來加以指望的……把這些事，使大家澈底了解之後，我便把全體分配成了兩隊。散會後，源同志很不甘心地向外動的人道：

「要去就要好好地幹一番功勞回來。幹壞了，那可沒有饒情的！」

於是他出去晒太陽去了。後面祇聽見一片熱鬧的笑聲。

即刻眼睛發花似的準備工作開始了：各自蒐集資料，寫作了五分鐘內演說用的各種原稿

• 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間，整理各種文件，以便隨時都可以出發。

「報告！」

這時，南部同志走到門口來敬了一個禮。他早上便因瘧疾發燒，連對總會也請假了，所以應當是在寢室呻喚的。

「進來罷。怎樣了，你的病？」

「是！」他向室內踏進一步，繼續着立正的姿勢，才勉強說出話來：「南部，病已經好了！其實，就是因此來請求的，希望無論如何也把南部帶到前方去。」

我不覺微笑了。真奇怪，不管是張三李四，連病都一一跑掉了。

「瘧疾還會再發的。到前線也不就止這一次，還是不要勉强的好罷。」

「那裏的話！不要緊的。決不會再發了。南部什麼事都可以做。……」

「可是——」

「先生，不要緊的！我請求先生。」

「真的麼，那末……把坂本同志叫來。」

見着他那一股正經的表情，我幾乎笑了出來。

「那末——先生，我去叫坂本同志去。」

軍隊式地復誦一遍，他抖擻地走出去了。

坂本同志進來了。我邊笑着，邊問對南部的事究應怎末辦。於是他也搔着頭，作了如次的報告：

「其實，剛才也到我那裏吵了一場去的。聽說決定了出動，他便翻身起來，用了不得的勁兒說，「……爲什麼不叫我起來！我是可以參加的！什麼，說我有病……沒有那樣的事！這是撇開了我決定的事，責任是在你支部長呀，去替我向鹿地先生說罷……」他還同值日也鬧過呢。這樣呢，就讓他去麼？」

「好罷。」

於是，南部同志完全緊張起來，埋頭到禱子上，邊獨自沉吟着「日本軍的諸位先生，諸位先生」之類的文句，邊舐着鉛筆心，而開始寫起宣傳用的草稿來。

「真幹得好。奎甯丸一次吞了幾錠呀？」鮎川同志這樣嘲弄着他。

「那裏的話，——瘧疾這傢伙，祇要起一點寒冷就會好的。那算不得什麼病。」

大家這樣的興奮一沉靜下來，我們便馬上決定了留守中的一切措置，而完結了本日出發

上的忙迫的準備。

在其間，二十三日是同盟支部的成立大會。是在東亞解放史上劃時代的我們光榮的一日。去的人，留守的人，各自在自己的任務的意識上，過了緊張的幾天。宣誓，跟着便是第一回出動的上路。同盟的出發，是以如何光耀的第一步踏起的呀！

桂林的戰局緊張着。在邕賓路上直奔北上的侵略軍，被陸續集中起來的中國大軍從兩側山岳地帶向山峽公路上壓迫而被包圍着了。焦燥的日本軍，連日不休地企圖用空軍來擾亂中國軍的後方根據地。即在桂林，每天也有三點鐘以上的空襲警報，而大會也是在警報中開的。今天一清早也就是警報。

太陽光耀地照着。一條線似的貫通着廣漠的甘蔗田園的平地的白色公路。四周幾無人煙。在這靜寂中，稀疏地圍繞我們的卡車的一羣，是如何輝耀着無限的歡喜呀！源同志也拖着不自由的兩腳，笑迷迷的混在留守部隊中，但却泛着一抹寂寥，很晃眼似的仰望着重車上。

「南部先生，你是不可以隨便的呀！請當心嚕。」

「知道的，嘿嘿……說起戰場來，那原是我手上的東西。」

南部受了淺野女同志的叮嚀。而他却滿身高興，首先跳上車去，在堆積行李了。

終於開車了。好好地幹啦！後方拜託了！車上車下互相長長地揚着手而分別了，面頰似火燒的羣，很迅速地衝破着草香的野風前進。

到了××岩下的廣場，還有等待警報解除的市民們在那裏左往右邊的羣集着。

「車在戒嚴中的無人的街道上邁進。樂羣路口，馬路上還有昨天的寫着『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大會』的字樣的白布旗幟橫街掛着。我們回首返望着，胸懷上不禁充滿了熱烈的無限的感慨。車出郊外。一路向南又向南！所能見的，盡是蓋被着枯草的廣漠的赤土的地表，只要一鋤刨，就會發出鏘然的石音來的貧瘠的荒地。這裏那裏，全是廣西獨特的巨大的石筍般的岩山，像刺破了皮膚的骨頭一般，競賽地兀立着。

老百姓們究竟吃着什麼過生活呢？散住着的家，簡直像那在石筍般的岩山的罅隙間生下根，毫無餘留地吮吸着稀少的水分以拚命生活下去的小松一樣，三三五五的在荒野上緊緊地栽着。桂林山水甲天下。不錯，那簡直是亂石的壯觀。走了又走，都是滿目的荒野，亂石的壯觀。

卡車跑着，跳着，捲起塵灰，在有瘡傷的公路上邁進。

風有些冷，然而天空中却無半點雲影。同志們的面孔，簡直是青天白日。坐在司機台後的行李堆上，我望着這些緊抱年輕的熱情而貪婪地眺望着山野的同志的面孔，滿心都不覺被一種難於抑壓的愛情充滿了。——這是如何的離奇的運命啊！繫着侵略主義的鎖鍊，被遣送到大陸，成爲砲火的餌食，幸乎不幸，受了傷，被俘獲，在長久時間中失去自由而被囚禁的士兵，然而他們却翻然地睜開眼睛，從新來看這人間，看祖國，看這戰爭了；燃燒着湧來的新勇氣，爲挽救東洋的不幸，挽救無出路的祖國同胞而躍起了；現在，爲完成這個新的使命，他們又是在向他們曾一度離開了的火線邁進着呀！

我的心胸，不禁被對這些青年同志的痛惜的感情溫暖地泛濫了。儘量地攝取日光罷！儘量地貪吸着自由的風罷！把一切都收入眼內，貯入胸懷罷！這一切都會成爲親愛的諸君的成長之糧食，生活之財產的。他們都是經過無止境的輾轉的運命的人。有的經過中部及北方各省而環繞到了蒙古；有的則從上海，從南京，徐州，大別山並通過漢口而來。而現在， 終於在想不到的條件下，在廣西的荒野上馳驅着呀！

「景緻真好咧。假若有這樣的東西在日本，那是馬上會成爲名勝的罷。」

生長於東京的鮎川同志這樣發出了感嘆的聲音。然而，出身宮崎縣的貧農之家的櫻井同志，却如次地說了：

「可是，老百姓的生活似乎是很苦的呀！」

「不錯。像這樣，簡直是種不出什麼作物來。假若有什麼礦產的話就好了。」南部插嘴進來說。

「造水泥罷。因爲全山都是石灰岩長成的。」

我這樣一應聲，南部噁地呻吟一聲又說了：

「如何呀，先生。我們同盟不好來辦一個水泥工廠麼。順便幹幹那樣的副業也算不壞呀。現在雖不方便——但我們達到目的，反戰同盟有了空餘時間的話，怎樣呢，來一下罷。」

他地藏王菩薩似的，盤坐在汽油桶上，而完全樂得打諢地說那是「特等座」。聽着他的話，鮎川同志在旁嘲諷地說：

「請你不要起那種帝國主義的野心罷。」

「怎麼是帝國主義？我已經決心了，我去向 蔣委員長請求，把這些石山給一個與我。」

哼哼……」

卡車厲害地一跳，他便巧妙地取着均衡，而竟能牢牢地把那頑強的身體支持下去。

「前面有個叫『陽朔』的地方。那可說是日本的妙義山的名勝。就在那裏吃午飯麼。」

「好的。」

坂本同志邊不轉眼地望着那展開過去的無限石筍般的山巒，邊微笑地聽着同志們的談笑。雖是靜靜地泰然無語，然而他的滿心橫溢着的喜悅，是緊緊地脈傳到我的心臟上來的。真是了不得的青年。年紀還輕，僅二十六歲。他具有激烈的熱情和胆力，但平常的胸懷却寬大得悠容不迫而爲同僚們所敬愛，所信賴。他長久的信願終於成爲事實了，因爲在這以前，他決不是俘虜；他是切斷了帝國主義的鎖鍊，自身大胆地投到我們陣營裏來的士兵。自然，因爲當時是有不能馬上允許他的心願的理由，因之也會暫時地在收容所中生活過。然而他却一點也不頹倒下去，而靜待着時機。不久他便與我們會着了。

「……華中的前線地帶，大都是無人居住的地方，而我們所配備的區域，也屬於這種地帶，雖有 少的賤役的土民雜在軍隊內生活，但幾乎可說沒有軍人以外的土民。特別是夜間，步哨線的後方，可說是寂無人影，而這也給了我的決心以極大的勇氣。於是在午後十二時，乘着黑暗，我拋棄了機關槍陣地，逃出友軍步哨線的疏漏地點，而在中國軍火線百公尺的前方藏了下來。因夜間有招引疑惑之故，遂靜待早上的到來。午前九時。於是我搖擺着帽子，向中國軍作了暗號。當時似乎是叫停止一樣，從中國軍那面響三聲槍聲，就這樣我馬上被迎到中國軍那面去了。其間也有一個似較粗暴的排長所誤打來的手槍子彈把我的大腿擦傷了……然而我馬上便被送到××司令部去了，未繫繩子，未受迫害，受着儘量的親切地被護送着。……」

這樣的感想坂本又繼續了下去——

「越過中國軍的防禦線而感覺意外的，便是那宛如不知道有戰爭似的農人們，悠然自得的，耕種着田園的光景。在苦戰的中國軍的後方，竟還有如此情況，這簡直使我對大陸居民的偉大，不能不五體投地了。到達中國軍的防線時，曾被二三十個中國軍圍繞着，他們一見

着我在地面上寫的「我是反帝國主義者。我們是兄弟也」的字句，眼內便馬上汎出親愛之情，而比着手勢問我是否饑餓，把飯、雞蛋、開水送給我。那裏的連長穿着便衣，具有逼真的革命家的風度，他走來向我握手，拍着我的背膊，似乎在叫我不要擔心一樣。這些年輕的弟兄們的好意，更強烈地遺留在我的印象上。

「但其間也有充滿着戰時氣分的地方。沿河掘下的蜿蜒的散兵壕；燈火管制下的黑暗的街道。以後便到了第××集團軍的司令部了。司令長官對我的逃亡很感覺高興，參謀們也寫着「你是中國的好朋友」，而對我表示友情。

「……在第×戰區政治部，我曾提出書面的要求：爲和中國一同打倒共同的敵人，把我送到後方去參加同志們所組成的日本革命組織。已經下了決心的我，還有什麼別的想頭呢。到桂林！於是和十位日本俘虜一同被衛兵護送着，坐起貨車向桂林出發了。在南雄，也曾被充滿敵意的羣衆投了石頭，然而我毫不感覺一點憤怒。這不過是當然的事罷了。

「在戰區會有人向我說我的希望已經送到了桂林，因之在內心上，我是期待着將有人來接我，祇要一到，就能會着同志們而開始工作的。然而，不圖我竟在××收容所內成了閒居

之身……。」

我在收容所內把這位青年發現了。他是神奈川的勞動者，而具着一種祇要決了心的事，無論如何都要幹下去的純情和勇氣。我感覺着：在這動亂的世界上，真是人們各自發揮着真價值的時候了。

與這相反，南部同志却是一個純粹的「兵」。他是大場鎮以來的老腳色。是一個爽快的農民；他說：「我在戰場上對無辜的老百姓是親切的，但你想，突然偷偷地在後面就是那末一下呀，所以在起初，我是恨過中國人來的。」一問，才知道他在割馬草的時候，後腦部突然被扁担一下打來了。「那以後，真是優待優待。像豚一樣的將四隻腳縛起來抬，連走也不准下地走呢。這樣一來，想來是要被殺了，但在中途却被放了下來……當地的老百姓走出來點香紙蠟燭了。大概想着我已經是死了咧。哈哈哈哈哈。」

「你的身體真好。簡直是打都打不死的。」同志們這樣佩服他，於是他又說：

「噯，身體總算是結實的。因此，連那末一扁担都不曾被打死呢。」

櫻井同志。這是生長於宮崎縣的貧農。後來才到都市來當司機。不久便「出征」了。他